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⑧

雪地变形记(上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姜连增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014033395

I247.5
3694
V1



华夏60年文学精品丛书⑧

雪地变形记(上)

总主编◎祝谦 本卷主编◎吴连增



北航

C1721858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I247.5
3694
V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地变形记: 60 年中篇小说选: 新疆卷: 全 2 册 /
吴连增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
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1
(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)
ISBN 978-7-5469-4442-5

I. ①雪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7914 号

责任编辑: 高雪梅

书籍设计: 党 红

排版制作: 李瑞芳

华夏 60 年文学精品丛书

雪地变形记(上册)

总 主 编	祝 谦
本卷主编	吴连增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 830026)
总 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	45
字 数	80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4442-5
定 价	198.00 元(上下册)

目 录

晚秋春花	王玉胡(001)
老猎人的见证	邓 普(023)
刀郎青年	祖尔东·萨比尔(044)
淡灰色的眼珠	王 蒙(062)
荒漠与人	文乐然(083)
快活老子	江水寒(122)
果 园	肖 陈(146)
白 驼	程万里(179)
雪 岛	唐 栋(209)
雪地变形记	刘 岸(233)
西边的太阳	赵光鸣(244)
沙舐血	尹德朝(284)
生 存	朱玛拜·比拉勒(314)

晚秋春花

王玉胡

从一棵石榴树说起

论季节已是晚秋了，就连温暖向阳的天山南坡也呈现斑白的积雪，可是在吐鲁番盆地，却依然翠绿如春，没有一点儿凋零景象。

吐鲁番啊！你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，你的春天总是来得最早，而冬天却又姗姗来迟，一片片绿洲就像永不褪色的珠翠，镶饰着你这宽阔富饶的胸膛。

你看，在那清澈湛蓝的渠水两岸，仍然嫩草丛生，黄花遍地；那高耸挺拔的钻天杨，仍在抽生着新枝嫩叶；那被人们称为歌手的百灵鸟，也不曾因为季节的变迁而沉默，仍用那沁人肺腑的歌喉，唱着美妙动听的歌曲；还有那缀满银花的棉田，虽然已摘过好几遍了，可是那巴掌大的棉叶仍然一片油绿，棉株顶部还在开花结铃……

望着这生气勃勃的景象，谁能相信这是万物凋零的晚秋呢？这时，我好像忘了自己，完全陶醉在这美妙动人的景物中了。忽然，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弹拨尔琴声，把我从陶醉中惊醒，放眼望去，一个郁郁葱葱的果园出现在眼前。这琴声和果园，对我来说都十分熟悉而又亲切，使我立刻想到一位老人。

这位老人叫阿西木，是这一带有名的琴手和歌手，由于琴技高超，人们也叫他阿西木弹拨尔。他不但能弹善唱，还是个讲故事的能手，他的故事内容颇广，近者如邻里间的身边琐事，远者如麦加和巴格达的逸闻，还有山水鸟兽，天堂地狱，真可谓海阔天空无所不有。不过，不论是弹唱或是讲故事，都不是他真正的职业，他真正的职业是老园丁。他从七八岁上就开始栽花移木，培植园林，现在已八十几岁，整整一生完全消磨在眼前的这个果园里了。想到这些，我不由放开脚步，向果园奔去。

果园的大门是栅栏形的,我还没到跟前,老人就发现了我,并且老远地就向我打招呼了。我和老人相识还是在土地改革的时候,可说是老相识了,但见面以后,他仍然以维吾尔人那种惯常的礼貌和习俗,向我问了一大串好:“你好吗?老人好吗?爱人好吗?孩子好吗?……”我只得一一回答,也向老人问过好,这才一同走进果园。

前面说过,这果园对我来说并不陌生。土地改革的时候,我曾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,和当地贫苦农民一起通过清算斗争,把这个果园从一家大地主手里夺了回来,分给了阿西木和其他几户贫苦农民。当时,为了丈量土地,清查果树,我曾不止一次地踏遍果园的每一个角落,我甚至能记起每一棵果树和每一棵草的模样。可是现在,面对着眼前的果园,不知怎么忽然觉得有些陌生了,它不但比原来扩大了好几倍,而且增添了许多新品种,除了各色各样的葡萄和果木,还种了各种各样的西瓜和哈密瓜。这些瓜果全都结果累累,争鲜斗妍,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景象。靠近葡萄田的地方,还修起一座分外高大的晾葡萄干的荫房,这荫房分上下两层,四壁镂满格子形的风眼,一眼望去俨然像一座奇特的阁楼耸立在绿荫之上,给这个本来就十分优美的果园又增添一分姿色。

“变了!全变了!”我不禁连声赞叹着说。

“是啊,就连我们整天在果园子里劳动的人们,也常常觉得有点儿眼生呢。”阿西木说着把我领到一个葫芦蔓搭成的凉棚底下,让我在一条地毯上坐下来,随后便提起个筐子走开了。

我一看就知道他的用意,急忙唤住他说:“阿西木阿卡(阿卡即大哥的意思,维吾尔人对长辈——不论叔叔伯伯,均以大哥相称),千万不要多摘了,随便有点什么解解渴就行了。”

老人微笑着点点头,看样子没有反对,谁知当他回来的时候,却提来满满的一大筐。他在地毯上铺开一块白餐布,又拿来几个盛瓜果的盘子,我眼前霎时变成个果品展览会了。这些东西别说是吃,就是看也要看得你眼花缭乱,其中光葡萄就有十来种,另外还有石榴、无花果、蜜桃、香梨、苹果、哈密瓜等等。

维吾尔人向来就有好客的风尚,特别是像阿西木这样饱经风霜的老人,更是严格遵循着这些传统的习惯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容你说什么谢绝的话,我只得一样吃上一点儿,来报答老人的盛意了。

我一面吃,一面赞赏着瓜果的甘美,老人也顺便讲起今年的瓜果长得特别好,尤其是石榴树,其中有一棵竟然结下了二斤重的大石榴,从而获得了“石榴王”的称号。

“二斤重?”我不禁惊讶地叫了起来。

“石榴还长在树上,虽说没过秤,不过决不会少于二斤,要不怎么称得上石榴王呢?我们为这事还专门开了个会,准备把这棵大石榴运到北京,作为一件礼物献给党

中央和毛主席。”

尽管阿西木说得这么认真,我还是有点不相信。这时,我不由想起他过去讲故事的一些特点,他讲的故事总是活灵活现,有凭有据,即使完全出于想象,也要使你相信是真的。于是,我不由笑道:“阿卡,你这又是给我讲故事吧?”

阿西木笑了笑说:“我知道你不肯相信,其实也不光是你,凡是没亲眼看到的人,也多半不肯相信呢。前些天我们向公社党委报告的时候,他们也不相信,还派了专人检查了一次,这才相信了。”

经他这么一说,我也有点半信半疑了,便请求阿西木立刻带我去看看。阿西木见我如此心切,也就答应了,领我向石榴林走去。

在我的想象里,那棵石榴树定然茁壮高大,与众不同,谁知当阿西木指给我看的时候,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。原来这是一棵极普通的石榴树,甚至比普通的还显得矮小,而且孤零零地躲在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角落,乍一看真叫人有点失望。可是,当我看到那颗确实有二斤重的大石榴时,我的感觉立刻不同了,这貌不惊人的石榴树也好像立时高大了起来。那大石榴的体积几乎和南方的椰子不相上下,果枝压得弯弯的,还用个特制的木头架子撑着。这真是一个奇迹!这样大的石榴仿佛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!

我正望着这神奇的大石榴发呆,眼前又出现另外一个奇迹,就在结下这颗大石榴的同一条果枝上,还盛开着一簇鲜红的石榴花。这比起大石榴仿佛更叫人吃惊,在这万物凋零的晚秋季节,在这已经结下丰硕果实的同一条果枝上,怎么会开出春天的花朵呢?

当我发出这一连串的疑问之后,阿西木笑了,然后又像讲故事一样,栩栩如生地讲起了这棵石榴树的历史。

原来这棵石榴树是园内最幼小的一棵石榴树。阿西木也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反正那年的大风特别多,就在最后一次大风里,这棵石榴树被拦腰折断,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树茎子。当时,这棵石榴树看样子注定是要完了,但阿西木却不忍心看着它活活地死去,便在它的根部嫁接了一条新枝,于是又勉强活了下来。可是,当它快要开花结果的时候,却又遭到新的不幸。这次倒不是大风,而是几匹该死的毛驴儿偷偷闯进了果园,把这棵石榴树从头到脚啃了个精光。阿西木本想再嫁接一条新枝挽救它的厄运,谁知就在这时,地主克扣了他的工钱,并借了这棵石榴树的折损刁难于他,这样他也就没有心思务弄这些事了。于是,这棵石榴树整整两年没有生枝长叶,在阿西木的心目中,它早就连根烂掉了。不想到了第三年,它又冒出一条新枝,自生自长地活了下来。不过它一直长得不怎么景气,也一直没有开花结果,直到新疆解放以后,才偶尔结下少得可怜的个把果实。为此,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整理果园的时候,曾

有人提议索性把它挖掉另栽一棵新的,由于阿西木的反对,还是把它留了下来。然而,在人们的心目中,它始终是一件多余的东西,除了阿西木,人们甚至连看也不看它一眼。就这样,一直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,为了争取果园丰收到处挖潜力的时候,这才对它分外下了一番工夫。不过谁也不曾想到,它竟结下一颗二斤重的大石榴,一跃而成了石榴王。

阿西木讲罢这棵石榴树的历史,便开始解答我的疑问了。他说:“这棵石榴树能结下这么大的石榴,是因为那压抑了多少年的力量一下子施展了出来;至于那一簇鲜红的石榴花,是因为那压抑的力量还没有施展完的缘故,并且有意向人们表露着它那返老还童的喜悦,表露着它那生命的春天才刚刚开始。”

我不知道阿西木的解答是否符合生物学的原理,可是我已经很满足了,因为这使我了解到另外一种东西——这就是人们对当前新生活的热爱,对潜在力量的欢呼。至于这棵石榴树究竟为什么结下二斤重的大石榴,为什么在晚秋季节又开出春天的花朵,还是留给我们的农学家去研究解释吧,我所追求的毕竟还是当前时代的步伐在人们心灵中所留下的足迹,在人们感情上所激起的波澜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缘故,我依依不舍地望着这棵石榴树,迟迟不肯离开,仿佛这就是我们当前时代飞跃发展的象征,我们生活中的花朵和果实几乎是同时来的。这时,阿西木也仿佛被某种情绪和联想所感染,他沉默了好一会儿,不由说道:“我们队上有个女社员,她的遭遇太像这棵石榴树了,她的名字恰好也叫阿娜尔汗(即石榴花)。”

世界上竟有这样巧合的事,我不由怀着新的兴趣,又向阿西木探问着这个阿娜尔汗的一切。

玉 河 血 泪

阿西木真不愧是个讲故事的能手,他那滔滔不绝的讲述和生动的辞令,又把我带到遥远的昆仑山下。

昆仑山,这个千山之祖,万水之源,苍苍莽莽,就像一个头顶青天手挽江河的巨人,屹立在祖国西陲。就在这巨人的怀抱里,在那千山万水之中,流下来两条玉河:一条白玉河,一条黑玉河。那夹带着各色美玉的河水,就像母亲的乳汁哺育着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地区,使这一地区不但出现了许多肥沃的绿洲,而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,俨然如一道历史的虹桥,横跨在这东西文化交往的古丝道上。

阿娜尔汗的故乡就坐落在白玉河旁边。她的父亲叫库尔班,是个很有名的泥匠,也兼做玉器和木工活儿。由于他多才多艺,手儿特别灵巧,人们便赐给他一个“法兰西”的外号。法兰西就是法国,这奇特的外号并不是一般匠人都能获得的,只有那些

技艺特别出众的匠人才享有这种荣誉。这里，读者也许会发生一个疑问：在这偏僻的昆仑山下，在这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法国的人并不在少数的地区，怎么会产生这样奇特的外号呢？关于这个，说法不尽相同，不过一般的则认为来源于法国的工艺品。这些工艺品多半通过俄国和近东的商人传到新疆，当地人看着精巧新奇，便联想到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和工匠，久而久之，这个“法兰西”便演化成一个称颂匠人的美誉了。尽管不少人仍然不知道这是个国家的名字，也并不妨碍这称号的使用和流行。

库尔班既然是这样一个有名的匠人，照理说他的生活应该好一些，其实不然，他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贫苦，除了一间小土坯屋儿和一些做手工艺的工具，可以说一无所有。造成这种景况的原因倒不是他没有来钱的机会，而是他从来不把钱看在眼里，他看重的是自己的手艺。凡是他手下雕琢出来的东西，只要得到人们的赞赏，就是赔上全部工本白白地拱手于人，他也心甘情愿。在旧社会，这种人常常被看成性情古怪的人，甚至被看成傻瓜，受到一些人的捉弄。可是对这些，他仍然不加理睬，所以他还是一贫如洗，以致等他快四十岁了，才勉强娶上了一个老婆。

由于晚婚的缘故，当生下阿娜尔汗的时候，他已经接近晚年，而且那老婆只给他生了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便与世长辞了。于是，阿娜尔汗简直成了他掌上明珠，父女俩相依为命，度着孤苦的岁月。这时，尽管库尔班的家境依然贫困不堪，但他却倾其所有，就像雕琢玉器 and 镂刻画廊似的，把女儿打扮得真的像一朵石榴花儿。当阿娜尔汗能跟上他走亲戚或赶巴扎（集市）的时候，谁见了都夸奖：“多漂亮的姑娘，多好的打扮，真不愧是匠人的女儿！”听着这一片赞赏之词，库尔班笑得连嘴也合不拢了，这种欢悦的心情比起人们赞赏他的手艺，更加强烈深切。当阿娜尔汗稍微长大了一些，在这种欢悦的背后，却隐隐增添了一层心事，使他渐渐发起愁来了。因为姑娘总是要出嫁的，而他又觉得无法抵抗这别离的痛苦，他甚至想：“假若离开了我的阿娜尔汗，我准会活活地闷死！”他想来想去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，想法儿给女儿招个女婿，这样女儿留在身边不说，还增添了一个儿子，岂不是两全其美。

正当库尔班打着这个如意算盘的时候，一件料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：这一带最有名的大庄园主艾拜都拉忽然派来媒人求亲，要娶阿娜尔汗做他的三房小老婆。这真是一声晴天霹雳，库尔班震惊得目瞪口呆，连话也说不成了。艾拜都拉不但是这一带最有名的大庄园主，也是有名的大恶霸和“伊善教”（伊斯兰教的教派之一）的头子，平时为人狡诈，无恶不作，他的双手沾满着贫苦农民的血泪；况且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，阿娜尔汗才只有十三岁，如果答应了这桩亲事，这分明是把女儿送到火坑里。不答应吧，又怕躲不过这场灾难，因为在这一带乡村，艾拜都拉就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，他的每一句话就像天经地义一样不可违抗。库尔班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先借故女儿的年纪小，拖延一时再说。不想他还没说上几句，便被媒人打断了。

“女儿不算小了，俗话说，‘用帽子打不倒就能出嫁’，再说巴依（财主）能看中你家的女儿，这也是真主的美意和命运的安排，是盼之不得的呀！”这媒人是经文学校的毛拉，正像俗话说，“匠人面前少动手，毛拉面前少开口”，这毛拉生就一张利嘴，张口引经据典，闭口风俗人情，三言两语就把库尔班说得哑口无言了。毛拉趁机向门外招呼一声，立时有好几个捧着聘礼的人走进屋来，不容分说地把聘礼放在库尔班面前。库尔班望着那贵重耀眼的衣料、首饰、头纱之类的聘礼，一下子愣住了。这说明他们早就安排好了，即使你提出异议恐怕也无济于事了。这时，毛拉又伸开双手，念念有词地做着都瓦（祈祷）：“求真主保佑，祝你们双方如意。”这一切，都使库尔班一时不知所措，尽管他仍想提出异议，但一种习惯的力量却使他不由自主地伸开了双手，和毛拉一起做着都瓦。

毛拉望着库尔班暗自笑了，因为这正是他所期待的。在政教合一的这一带乡村里，这个都瓦就等于履行了法律的手续，等于默认了一切。库尔班当然也知道这都瓦意味着什么，当他稍微清醒了些，便丧魂失魄地哭了起来。

阿娜尔汗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。

艾拜都拉来迎亲的那天，阿娜尔汗哭得死去活来，紧紧抱着父亲的双膝挣扎喊叫，横竖不肯梳妆。最后，女傧相们只好用强制的手段，把她那无数的小辫子扎成两条（把发辫扎成两条是已婚的标志），然后又给她戴上黑面纱，于是世界上的一切都变成漆黑的了。这时，身小力薄的阿娜尔汗已无力挣扎，她的神志已经错乱，眼前的一切都变成模糊怪异的形影。她不记得人们是怎样把她抱上车的，也不记得那大车又怎样驶进艾拜都拉的深宅大院，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坐在一个陌生而又豪华的大房间里。房内人声嘈杂，挤满了男宾女客，房外鼓声隆隆，唢呐阵阵，震荡着她那有点麻木的耳鼓。她真想掩起耳朵立刻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，可是又觉得一点也动弹不得，就像有一种无形的锁链缚住了她的全部心身。忽然，一切声音都停止了，室内立刻静寂下来，接着便有一个头缠白布道貌岸然的老阿訇，高声朗诵着结婚仪式的经文。

就这样，阿娜尔汗好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儿，关进了艾拜都拉的牢笼。

库尔班失去了心爱的女儿，就像失去了灵魂似的，整个世界在他的心目中变得空虚而又渺茫，没有多久便得了疯疾。他不分昼夜地沿街叫喊，哭一阵笑一阵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。尤其是到了深夜，他那凄惨沙哑的喊声，就像一声声悲愤交集的控诉，叫人听了不禁潸然泪下。他的模样也变了，变得像一个蓬头垢面的叫花子，衣服褴褛得就像一堆破布，系在那如同几根绳子一样干瘪枯瘦的四肢上。他虽然变成这般模样，当他的神志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，还是想法去看女儿。不过他的这个愿望一次也没有实现过，只要他一踏进艾拜都拉的大门，便被那些看家护院的狗腿子们赶

了出来。当他感到已经毫无希望再看到女儿的时候,就越来越厌恶眼前的世界,好像就连那空虚渺茫的最后一点联系也被割断了。他也曾几次想吊死在艾拜都拉的门前,以示自己的反抗和怨恨。可是事到临头又屡次止住了自己,觉得在肮脏的大门前死去,不但会玷污了自己的尸体,也会给女儿带来更大的悲痛。想来想去,他不由想到玉河,想到这曾经哺育了他一辈子的河水,想到那夹杂在河水中的各色美玉,觉得这才是他终生的去处。

一天,他把一切后事都准备好了,甚至还偷偷请了一个不知名的阿訇,为他念了临终的经文,随后便趁着朦胧的月光,蹒跚地来到河边。他望着这熟悉而又亲切的河水,立时感到即将逝去的生命,也如同这奔流的河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。他回头望望村子,不禁流下两行老泪,接着就像同女儿告别似的,大声呼唤着:“阿——娜——尔——汗——”他多想听到女儿的回答啊!可是回答他的却是河水的呜咽,以及在河对岸的什么地方所激起的他自己的回声。回声消失以后,除了呜咽的河水,再也听不到任何声息。面对这寂静冷酷的世界,越发加深了他那一死了之的念头。可是,当他正要投河自尽的时候,河面上空的月亮正好钻进云隙,皎洁的月光忽然照射出一块像红玛瑙一样绚丽的美玉。这少得出奇的红色美玉,立刻吸引了他的视线。也许匠人们对美玉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,他不由弯腰拾在手中,像是发现一块珍宝似的反复凝视着。不知是看得眼花了,还是某种情绪的驱使,那美玉忽然变成了一簇鲜红的石榴花,接着那石榴花又仿佛化为女儿的形影。他不禁唤着女儿的名字,向女儿伸开慈祥的双手。当他发现这只是一种幻觉的时候,又觉得无限空虚和失望。不过当他望着手中的美玉,仿佛又找到了一点新的安慰,使他暂时收起了投河自尽的念头,带着美玉回家了。

他回家以后,一连许多天没有迈出房门一步。他废寝忘食,呕心沥血,精心雕琢着那块美玉。在这些日子里,邻居们都暗自为他高兴,认为他是借着手艺活儿抵消自己的愁苦,这样下去他的疯疾也许会慢慢好起来。于是都怀着新的希望帮他端茶送饭,铺床叠被,照顾得十分周到。不想这希望终于落空了,当他把那块美玉雕琢成一簇精巧的石榴花儿,并托人偷偷送给阿娜尔汗的第二天,人们在玉河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。

阿娜尔汗得知这不幸的消息,立刻就昏迷过去了。当她醒来的时候,也像父亲在临死前的心情一样,感到眼前的世界再没有什么留恋的了,于是也产生了死的念头。不过她却不想白白死去,决心杀死艾拜都拉再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十三岁的阿娜尔汗,竟然产生了这样大胆的行为,在一个深夜里,她身藏短刀,冲到已经入睡的艾拜都拉的面前,随即举起短刀,猛然向艾拜都拉刺去。事不凑巧,艾拜都拉恰好在这时醒来了,急忙向旁边一闪,阿娜尔汗刺空了,艾拜都拉一面喊叫一面向阿娜尔汗扑了过

来,阿娜尔汗见情势不妙正想举刀刺死自己,艾拜都拉却猛然夺过她手中的刀子,猛然一拳把她打倒在地上。这时,几个看家护院的狗腿子闻声跑了进来,艾拜都拉一声号令,狗腿子们便七手八脚把阿娜尔汗捆绑起来。艾拜都拉本想把阿娜尔汗一刀刺死,可是他望着毫不畏惧的阿娜尔汗,立刻意识到这正是她所盼望的,觉得这样未免太便宜了她,不由临时改变主意,把阿娜尔汗关进了私设的地牢。

从此以后,阿娜尔汗开始了囚徒的生活。白天,在严密的监视之下,她要从事比奴隶还要繁重的劳役;夜晚,仍然要关进井窖似的地牢,忍受着那阴森窒息的痛苦。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中,唯一使她活下去的力量便是那簇美玉雕成的石榴花。这不是普通的遗物,这是父亲留给她的一颗心啊:每当她望着这血泪凝成的珍品,就好像父亲并没有死,仍然日夜陪伴着她,分担着她的苦难。因此,阿娜尔汗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身边,不让任何人知道,因为像这样珍贵的东西,一旦泄露就会落到艾拜都拉手里,这不但会玷污了父亲的手艺,也会使她失去唯一的寄托。

就这样,阿娜尔汗整整被折磨了三年,终于在几个和她一起从事劳役的难友们的帮助下,逃出了艾拜都拉的牢笼。为了摆脱艾拜都拉的追捕,她逃出之后既不回村,也不投靠亲友,只是在夜色朦胧的玉河旁边,哭了一阵死去的父亲,便向人生地疏的远方逃奔了。

喀什遗恨

到底逃向哪里?阿娜尔汗自己也不清楚。起初,她只是想逃得越远越好,可是当她逃出了玉河流域,便不能不认真地想想这件事了。也许因为她小时候听父亲讲过许多喀什的事情,在她的印象里,那里简直就是世界上顶好的地方。于是,她决心逃向喀什。但喀什到底在哪儿,有多远,走哪条路,她却一无所知。况且她又是逃出来的,不敢轻易问人,白天走路还要闪开大道,专走些偏僻的小路,这就越发使她陷入困境。然而,这一切都没有挫伤她那远走高飞的意愿。她极力追忆着父亲的讲述,依稀记得这地方仿佛是在西面。于是她便沿着昆仑山麓,朝着太阳沉没的方向,踏上了陌生而又艰难的旅途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弯路,走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,她所追求的地方终于在眼前呈现了。当她望着那来自世界屋脊的喀什河,望着那较之玉河两岸更加宽阔繁茂的绿洲,望着那寺塔林立的城市和城郊大路上络绎不绝的行人,一路上的艰辛和劳累仿佛一下子无影无踪了。她情不自禁地扯掉蒙在脸上的面纱,整个世界又豁然明朗起来。她几乎是本能地跑到河边,洗掉脸上的污垢,然后又借着明澈如镜的河水,梳扎起当姑娘时的那一根根的发辫,于是水面上又浮现出她那三年前的面影。自从关进

艾拜都拉的牢笼以后，她从来没有照过镜子，她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容颜，因此当她面对这依然如旧的面影，连她自己也有些惊奇了，不由喃喃自语道：“阿娜尔汗，难道这是你吗？是那个三年前的阿娜尔汗吗？”水中的面影微笑了，就像默然无声地回答着她的询问似的。是的，她才十六岁，如果不蒙受那三年的屈辱，她的青春也不过刚刚开始，她的前程还远得很啊！她反复凝视着自己的面影，满怀喜悦地向往着未来的生活。直到一阵微风在水面上激起涟漪，面影被摇荡得看不清了，她才离开河岸。

她随着大路上的行人，首先来到市中心的大巴扎广场。这天恰好是集日，又逢主麻（礼拜日），广场上人群拥挤，货摊子星罗棋布，各种叫卖声汇成巨大嘈杂的声浪。初来乍到的阿娜尔汗，霎时眼花缭乱，两耳轰鸣，身不由己地涌进了人群的海洋。这的确是世界上顶好的地方，哪来的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货啊！在这些人群里，除了维吾尔人、柯尔克孜人、塔吉克人、汉族人，还有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、阿富汗人。在那些货物中，除了日用百货和当地土产，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目的外国货，真是形形色色，琳琅满目。总之，这儿的一切都使她感到新奇，感到无法理解。忽然，人群中起了骚动，接着便看到几个手持教鞭的人迎面走来。人们慌忙地为他们闪开道路，尤其是那些不戴面纱的女人，更是惊慌失措，拼命地向人群里躲闪着。原来这是些所谓专门维护教规的人，不戴面纱的女人正是他们寻获的主要目标。望着这种情景，阿娜尔汗也有些着慌了，虽然她已经改扮成姑娘的装束，可以不必因为没有面纱而担忧，可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又暗自作怪，使她还是像已婚妇女们那样躲闪到人群里去了。

这一阵骚动刚刚平复，广场旁边的一座大礼拜寺的塔楼上，忽然发出呼唤祈祷的喊声。几万人的集市竟然一下子静悄下来，接着便看到默默无声的人流纷纷涌向礼拜寺的大门。转眼的功夫，寺内寺外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，那些无法挤到跟前的人，只好在原地垂手站立，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。不一会儿，那庄严肃穆的乃玛孜（礼拜仪式）开始了，所有的人全都跪了下来，默默诵经，顶礼膜拜，起伏的身影就像人海的波浪，构成一幅阿娜尔汗从来没见过的景象。这景象较之那些手持教鞭的人，更使她望而生畏，惶惑不安，感到这不是自己生活的所在，还是到乡村找个落脚的地方吧，于是她急忙离开广场，向城郊的乡村奔去了。

阿娜尔汗在离城不远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下来，开始过着乞讨的生活。在这个小村子里，确实感到比城市好多了，尤其是眼下正是桑葚成熟的季节，即使要不到吃的，也不致挨饿，大片的桑树林子从来就无人看管，可以任你去吃。在这些日子里，阿娜尔汗除了偶尔向一些善良的人要点干饷之外，几乎全部靠桑葚充饥。她有时索性就睡在桑树林子里，吃饱了就到渠边上喝几口凉水，然后再睡。桑葚有一种催眠的性能，睡起来特别香甜，因此当她醒来的时候，总是那样精力充沛，精神焕发，不由自主地唱起歌来。

铺满鲜花的金笼子，
哪能与自由的树枝相比；
用宝石修砌的宫殿，
哪能与温暖的窝巢相比；
唱吧，心爱的百灵鸟，
唱这自由的天地。

这是阿娜尔汗从小就学会的一支名叫《百灵鸟》的歌儿，可是似乎只有到了现在，她才真正懂得这支歌儿的含义。而且一唱起来，就没完没了。以致有人给她起了一个诨名——要饭的百灵鸟。不管这称呼出于同情还是嘲笑，她一概不加理会，还是没完没了地唱，因为这不但可以消磨时光，也能给她带来心灵上的共鸣和安慰。不过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桑葚成熟的季节很快就过去了，生活上的艰难越来越多。尤其是当严冬来临以后，一般人都穿上了皮袄，她仍然穿着一件破旧的单衫，脚上连双鞋子也没有，有时不得不躲到人家馕坑里，借着馕坑的余热取暖过夜。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，她不由渐渐引起一个念头，觉得还是找个丈夫好些，自己还这么年轻，流浪和乞讨终不是长久之计。不过一想到这件事，便又惶惑不安起来，生怕找错了人又误害自己的一生，况且像这种事，也不便由自己向外张扬。

说来凑巧，一个单身汉竟自动找上门来，向她求婚了。此人叫司迪克，二十几岁，从小失去父母，也曾过过流浪和乞讨的生活，直到最近这几年，因年龄渐渐大了，自己也格外勤奋，才多少积蓄一点家私，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。阿娜尔汗听了这些情形，感到与自己的境遇倒是有些相似，二人很快就情投意合，没有几天就把亲事说定了。阿娜尔汗把那簇美玉雕成的石榴花赠给司迪克，司迪克把母亲留下的一双耳环赠给阿娜尔汗，算是双方私订终身的聘礼。就这样，他们没有聘请媒人，也没有举行婚礼，只是暗地里请了一个不知名的阿訇念了个结婚经，便搬到一起居住了。

从此以后，司迪克更加勤奋，农忙的时候就去给人家当短工，农闲的时候就吆上毛驴当脚户。阿娜尔汗除了经管家务，还绣些手帕花帽之类让司迪克拿到集市上去卖。两人同心协力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小日子就过得很像个样儿了。这些时候，阿娜尔汗可说是万事如意，如果说还有一些不太顺心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她没有经过明媒正娶，邻居间难免有些闲话。不过司迪克从来不理睬这些，所以她也不必因此而担心。

可是到了他们婚后的第二年，竟有些纨绔子弟趁司迪克不在家的时候，常常跑来纠缠于她。于是一些特别刺耳的流言飞语传开了，什么野花虽好开不长呀，无根的野草随风倒呀，有的甚至公开污蔑她勾引人家的汉子。这时，阿娜尔汗不能不在意

了,因为这不但关系着她的名誉,也可能在他们夫妻之间引起风波。为此,不等司迪克知道这些流言飞语,她便主动告诉给司迪克,让他千万不要多心。开始,司迪克倒是没有相信,后来因受了别人的调唆,也有些半信半疑了。特别是有一次当他回家的时候,恰好碰上那些纨绔子弟正和阿娜尔汗纠缠不休,便信以为真了。他不问青红皂白,也不容阿娜尔汗分说,没头没脑地就把阿娜尔汗痛打了一顿。

这事情发生以后,司迪克对阿娜尔汗的态度越来越坏,打骂不说,出门时还把阿娜尔汗锁在屋里。有时甚至偷偷地在门前撒上炉灰,事后又细心察看这炉灰上是否留下了男人的足迹。一个坚强的人,常常能够经受外人的欺辱,却忍受不了亲人的委屈。现在的阿娜尔汗正是这样,她蒙受着不白之冤又陷入新的难以克制的痛苦之中。不久,阿娜尔汗发现司迪克喝酒了,而且一喝就喝个烂醉,回家来就跟她发酒疯。又过了一些时候,司迪克连家也不回了,就像完全忘记了她这个人。后来她才渐渐知道,原来司迪克和一个名叫帕夏汗的女人勾搭上了。这个帕夏汗是村上有名的坏女人,她刚满二十岁,却已嫁过五个丈夫了。她不但经常勾引人家的男人,还经常挑拨是非。人们都说她是一手拿着棉花一手拿着洋火的人,不管什么事情,一到她嘴里就陡然变成另外一个样儿。据说有关阿娜尔汗的谣言,就是首先从她的口里传出的。阿娜尔汗知道了这些情形,又气又恨,不由得便找到帕夏汗的家里来了。她本来是想找帕夏汗出出气的,谁知恰巧在这里碰上了司迪克,没说几句,司迪克便和阿娜尔汗争吵起来,帕夏汗反而闪到一边看起他们夫妇的热闹来了。往常,阿娜尔汗总是容忍着,因今天正在火头上,也说了几句难听的话,竟然使司迪克一怒之下,向她喊出了:“吁区塔拉克!”吁区塔拉克是“三休”的意思,是一句最严重的表示丈夫抛弃妻子的话,按照宗教的规定和风俗,就等于对女方的判决,等于履行了解除婚约的法律手续,即使双方反悔也无济于事。阿娜尔汗几乎惊呆了,她万万没想到会招来这样的结果,她真后悔不该到这里来,不该和丈夫争吵。可是,后悔又有什么用呢,泼出去的水难得收回了,她的命运被决定了,她除了乖乖地走开,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。因为这是不可违抗的教义!是不容改变的风俗!阿娜尔汗就这样痴呆呆愣了好一会儿,才悲愤交集地离开了帕夏汗的家。

她迈着沉重的步子,茫然地走着,但到底走向哪里,她自己也不清楚。按照宗教的规定和风俗,她本来还可以同男方分些财产,可是她连一点儿这样的心思也没有,直到她发现自己已经离开村子很远的时候,才忽然想到天气就要冷了,随身的衣服还是要带上一些,于是又走回家来。

非常出乎她的意料,一进门,司迪克也在家里,而且正坐在炕沿上默默地流着眼泪。阿娜尔汗的出现,司迪克似乎也有些意外,想要说些什么,却又把话咽回去了。阿娜尔汗也觉得无从说起,只好走到一个破箱子跟前,翻寻着箱内的衣物。屋子里静悄

极了,虽然谁也没有看谁,可是他们双方都在细心地倾听着对方的动静,彼此的呼吸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就这么沉默了很久很久,还是司迪克先开口了:“阿娜尔汗,你真的要走吗?”

阿娜尔汗深深叹息一声,说:“不走又有什么办法呢?”

司迪克沉吟一阵,又说:“阿娜尔汗,原谅我吧,我们复婚吧!”

阿娜尔汗虽然一直低着头,没看到司迪克的神色,但她能够听得出来,他是费了很大力气才说出这句话的。因为她十分清楚,一种长期形成的习惯力量,总是妨碍着男人在女人面前公开说出自己的过错和悔恨。尽管这样,阿娜尔汗还是有点受宠若惊,她是那样意外地抬起头来,反复凝视着司迪克。当她在司迪克那双期待的眼睛中,又发现那默默的眼泪的时候,她再也忍不住了,不禁一头扑到司迪克怀里,二人同时放声大哭起来。

他们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,感到轻松多了,尤其是阿娜尔汗,她那满肚子的怨恨和委屈,好像都随着眼泪和哭声消失了。不过,当她一想到那繁琐的复婚手续,尤其是那必须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一夜才能回到丈夫身边的习俗,又使她惶惑不安了。虽然这种习俗已经流传多年,人们并不因此而大惊小怪,可是阿娜尔汗仍感到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。司迪克很快就看穿了阿娜尔汗的心情,不由安慰她说:“这不要紧,只要咱们花点钱,任凭什么规矩和风俗都是可以变通的。”司迪克毕竟比阿娜尔汗大几岁,对社会上的弊病摸得比较清楚,说只要用钱买通主事的阿訇,就能免遭这场耻辱,阿娜尔汗听了也就放心了。

当天,司迪克便倾其家私,购置了贵重的礼物,给主事的阿訇送来了。那阿訇问清来意,果然满口答应下来,而且还引经据典地想出了许多遮掩众人耳目的理由。比如,按一般复婚的规矩,要等三个月以后才能履行正式的复婚手续,可是那阿訇却说一天也不用等,因为圣人说过一切事情都有例外的时候。又比如,关于和另外一个男人同居以后再回到丈夫身边的习俗,阿訇却说同居并不是习俗的真谛,其真正的用意在于表示被抛弃的女人已经改嫁过了,当她再回到丈夫身边的时候,已经不是往昔生活的继续,而是一个新的开始,所以随便请来一位亲友,或者连亲友也不必请,只要找来一个枕头或刀子之类的东西念个经,然后放在女方身边做做样儿,也并不违背这习俗的根本。司迪克听了这些,高兴得真不知说什么才好,为了使阿娜尔汗尽快知道阿訇的话语,他几乎是一口气跑回家的。

第二天,司迪克和阿娜尔汗一同来到阿訇家里,向阿訇正式提出了复婚的申请。在他们心目中,这类申请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,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事先与阿訇谈妥了。可是,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,那阿訇不知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,一口咬定必须履行一切应有的手续。司迪克不由问道:“阿訇,你怎么食言啊?”

那阿訇说道：“不，既然你们夫妻都来了，而且是正式申请，我也只好照章办事，目的是看看你们是否真有复婚的诚意。”

阿娜尔汗忙说：“阿訇，我们是真心实意的。”

那阿訇又说：“好了，你先回家吧，有些事我要和司迪克单独谈谈。”

阿娜尔汗只得先回家了，那阿訇又向司迪克说：“我反复想了，别的都可以变通，过夜的事恐怕还是不能用东西代替，那样太不庄重了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一定选一个非常本分的人，决不会使阿娜尔汗蒙受耻辱。”

由于那阿訇说得十分恳切，司迪克也一时无话可说了。不过当他回到家里把阿訇的话告诉给阿娜尔汗的时候，阿娜尔汗却凭着一个女人惯有的敏感，引起了深深的怀疑和忧虑。她不由回想起当她刚刚走进阿訇的家门时，那阿訇的一双贪婪的眼睛，以及后来那使人意外的变故，在当时就曾给她带来某些不祥的预感。可是，这毕竟还是一种怀疑，而且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夜晚终于来临了，阿娜尔汗战战兢兢坐在事先安排好的一个房间里，等待着那个可怕的折磨人的时刻。这时，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那男人确实是一个本分的人，使她免遭一场耻辱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男人终于走了进来，阿娜尔汗一下子看呆了，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阿訇自己。阿娜尔汗立刻证实了自己的那些预感，这个平时道貌岸然的人果然显露了原形，他现在已经脱掉法衣，扯掉了头上的白布，闪着淫欲的目光一步一步逼近了！阿娜尔汗真想猛然扑过去，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撕个粉碎！但这时又感到一点也动弹不得，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束住了她的手脚。那阿訇恰好就趁了阿娜尔汗这一时的呆痴，扑上前来，紧紧抱住了她。这粗野的举动，立刻惊醒了阿娜尔汗，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力量，她猛然挣脱对方的双臂，狠狠回了他一记耳光，接着便夺门而出，向黑茫茫的旷野逃奔而去。

阿娜尔汗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，这一切仿佛都是一场噩梦，甚至当她逃出很远的时候，仍像是在噩梦里奔跑。她时而被石头绊倒在地上，又时而被荆棘撕破衣襟，浑身上下全是伤痕和血迹，但她一点也不觉得疼痛，只顾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跑啊，跑啊……直到前面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，她才不得不停下脚来。这时，只见后面火光闪闪，接着又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犬吠声，很明显，一定是有人追来了！时间紧迫，她来不及细想，只是觉得与其叫他们捉去，再受那无穷无尽的屈辱和苦难，还不如死了的好！想到这里，把心一横，便投身跳进了大河！

这条大河又深又急，立刻吞没了她。起初，她还能勉强听到水声，感到窒息的痛苦，后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阿娜尔汗自以为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不想第二天早晨，她却发现自己躺在一间陌生的小土屋里，身旁坐着一个慈祥的老妈妈。老妈妈见她苏醒过来，不由高兴地